

读完此书，95%的人取消了瑞典旅行计划

The man who smiled

微笑

他的嘴角上扬，面露死神之笑

【瑞典】亨宁·曼凯尔 / 著 张淑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man who smiled

微笑

【瑞典】亨宁·曼凯尔 / 著 张淑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笑 / (瑞典) 曼凯尔著; 张淑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man who smiled

ISBN 978-7-5399-7253-4

I. ①微… II. ①曼…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3487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1-293

MANNEN SOM LOG © by Henning Mankell 1994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Leopard Förlag,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S, Copenhagen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4 by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微 笑
著 者	[瑞典] 亨宁·曼凯尔
译 者	张 淑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艳春
封面设计	罗久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8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253-4
定 价	39.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雾气弥漫。

气氛诡异得犹如猛兽沉静的呼吸。斯科讷这座城市永远雾气弥漫，仿佛大雾可以阻隔这座城市与外界的所有接触，尽管我一直生活在这里，可我还是没有习惯这种天气。

1993年10月11日，晚上9点钟。

雾气不断地从海面涌来，他正驱车回到于斯塔德的家，当他经过博拉萨博山时才意识到已经迷失在这片茫茫白雾中了，恐惧感随之而来。

“我竟然害怕这场大雾，我应该怕的是刚刚在法恩宏姆城堡里见到的那个人才对，”他自言自语道，“这个人总是面带微笑，然而他的背后却隐藏着面露凶色的手下，他们的脸也永远躲在阴影里。此时此刻，我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对付他，以及现在我已经知晓的隐藏在他笑容背后的秘密。他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使得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的所作所为。他才应该是我真正害怕的人，而不

是从汉诺湾不断涌来的白雾，尤其是现在我已经知晓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杀掉挡他路的人。”

他打开雨刷清洗挡风玻璃，试图让视野变得更加清晰。他不喜欢在夜里开车，尤其是在有兔子乱窜的路上，因为它们经常撞上车前灯。

三十年以前，在一个早春的晚上，他曾经在图默利拉市的一条路上撞倒过一只野兔。他依然记得他紧急刹车之后，听到了车身发出一声闷响。于是他停车检查发生了什么问题，却看到一只野兔躺在路上，后腿不停地抽搐，上半身已经不能动了，但是眼睛却死死地盯着他。他不得已从路边找到一块大石头，闭上眼睛对着野兔的头砸了下去，然后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车里就离开了，甚至都不敢回头看一眼那只兔子。

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一刻忘记过那双绝望的眼睛和不断抽搐的后腿，这段记忆经常会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来，而且通常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刻。

现在他努力地想要忘记这段不愉快的记忆，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虽然三十年前死掉的兔子依然能让我不安，但是它已经不能伤害我。我更需要担心的是现在还活在我身边的人。”

他发现自己比起平常更加频繁地看后视镜。

“我害怕了，”他再次想到，“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我在逃避，逃避我知道法恩宏姆城堡里的秘密这个事实，城堡里的人也知道我知晓他们的秘密。但他们知道多少呢？如果我打破保持沉默的誓言，足以让他们感到恐惧吗？我曾经在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立下誓言，很久以前的誓言是这样的：神圣承诺我将专业保密。那么他们现在会对他们曾经雇用的律师的良知感到不安吗？”

他又看了一眼后视镜，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独自一人在这大雾中行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可以回到于斯塔德。

这个事实让他感到兴奋，哪怕只有几分钟而已。这样他们就不能跟踪他了。他已经计划好了明天要做的事情。他会和他的儿子谈话，他的儿子和他一起工作，也是他法律工作的搭档。生活教会他凡事都会有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情况也肯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案。

他在黑暗的仪表盘上摸索着打开广播，一瞬间整个车子里全是一个男人谈论遗传学最新研究动态的声音，虽然他在听，但是并没有思考那人说的话。他看了一下表，差不多九点半了，还是没有人跟踪他，但是这场雾变得越来越大了。不管怎么样，他使劲踩下了油门，他觉得离法恩宏姆城堡越远，他就能越冷静，毕竟他也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他强迫自己清醒地思考。

所有的事情都起源于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电话。某一天，他回到办公室，有一个便条在他的办公桌上，要求他联系一个人，谈论一个迫切需要检验的合同。他并不认识留信息给他的人，但他还是主动打电话给这个人，因为在瑞典的这个小镇里，一条法律惯例便是每个人都不能拒绝潜在的客户。他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彬彬有礼，北方口音，同时也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让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那个人说明了一下这个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业务，包括了在科西嘉的海运航线，以及一批运送到沙特阿拉伯的胶结剂货物。他在沙特阿拉伯有一家公司作为斯堪斯卡^[1]的代理商。也曾经有一些模糊的传言说，他要在海米斯穆谢特建造一个巨大的清真寺，或者也可能是在吉达建一所大学。

几天之后，他们约在于斯塔德洲际酒店见面。他提前到达酒店，他到的时候酒店还没有开始供应午餐，他坐在角落的一个位置，等着那个人到来。整个酒店几乎没有人，除了他之外，就还有另外一个南斯拉夫服务员阴郁地盯着窗外。现在已经是一月中旬了，寒风正从波罗的海吹来，瑞典很快就要开始下雪了。现在向他走来的这个男人皮肤黝黑。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套装，看年纪绝对没有五十岁。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男人既不属于于斯塔德也不属于一月份的天气。他就像是一个外来者，拥有与他黝黑色的脸不相符的笑容。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法恩宏姆城堡的男人，他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生活在与外界隔离的自我世界里，穿特别定做的蓝衬衫，拥有着和善的笑容，而

[1] 瑞典最负盛名的国际承包商之一，其核心业务是建筑。

且他的身后总是跟随着两个让人感到恐惧的仆人，却永远看不清他们的脸。

是的，这些看不清面容的仆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那个微笑的人从来没有向他介绍过他们，他们就坐在屋子另一边的位置。他们主人的会议结束后，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起身离开了。

“竟然以为那会是我的光辉岁月，”他苦涩地想，“我甚至还愚蠢地相信这些。”一个律师的世界观不应该被幻想中即将到来的利益所影响，至少不是现在活着的时候。六个月来，这个肤色黝黑的男人为这个律师事务所提供了差不多一半的营业额，一年之内事务所的营业额翻了一倍。而且他们总是准时支付账单，永远不需要提醒。现在他甚至有足够的资金重新装修事务所的办公室。法恩宏姆城堡里的这个男人似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生意，并且生意的地点都是随意挑选的。有些税款和电话，甚至偶尔的无线电传输，都是来自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城镇，有些地方甚至很难在地球仪上找到。尽管看起来很复杂，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很光明正大。

我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他不停地这么想，这是事实。作为一个律师，我应该感激法恩宏姆城堡里的这个人从电话本里看到了我的名字。

他的回忆忽然被打断了。刚才有一瞬间他想象着有人跟踪他，现在却清晰地看到后视镜里出现了灯光。

他们正在慢慢地赶上他。

恐惧立刻溢满了他的全身，他们正在跟踪他，他们肯定担心他会违背自己保持沉默的誓言。

他第一反应就是在这场大雾中找到逃离的路，汗珠从他额头上渗出来，后面的车紧紧尾随着他。“他们要在黑暗中杀了我，”他想，“我永远也无法逃脱了，就像其他死在他手下的人一样。”

最后，那辆车超过了他。他瞥了一眼司机的脸，是一个老头。然后，那车红色的尾灯就消失在大雾中了。

他拿出手帕擦拭脸上和颈上的汗。

“我很快就要到家了，”他想，“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杜娜夫人在我的日

程表中提到了我今天要去法恩宏姆城堡。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即使是他这么心狠手辣的人，也不会派人在他的律师开完会回家的路上杀害他的。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两年前，他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不合常理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任务，是审查一个瑞典贸易委员会为一大笔钱做担保的合同，这些钱是用来购买波兰的涡轮机零部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收割机的。仅仅是一个小细节，让他发现了一些秘密。这份合同中有一些数据没有录入，起初他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印刷错误，可能只是把两个数据弄混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数据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才意识到这并不是失误，而是有意识的改动。没有任何数据丢失，所有的事情看起来也都是正确的，但是结果是让人震惊的。他的第一感觉并不相信这个事实，但是在这个深夜里，当他倚在他的座位上回忆所有事情之后，才意识到，很明显，法恩宏姆城堡里的那个人正在试图掩藏一个犯罪行为。那天他到于斯塔德的街上散步的时候已经快要天亮了，在他溜达到中心大广场的时候他依然想不出其他的解释：城堡里的这个人确实犯了违背贸易委员会的信任、逃税和生产赝品的罪。

从那之后，他开始不断地试图找出每一份从法恩宏姆城堡来的合同中的黑洞，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这些黑洞，虽然并不是每次都能有所发现，但是这些错误不时出现，犯罪范围渐渐地明了起来。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这些他不得不记录的证据，但是最后他必须面对现实。面对这种情况他什么事也做不了，甚至都没有告诉儿子，也许这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并不想承认这是事实。很明显，其他人，甚至是税务局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他甚至怀疑他正在掩藏一个完全是假设性的犯罪。或者是现在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晚了，因为城堡里的那个人已经是事务所收入的主要来源。

现在这场大雾已经让道路几乎无法通行，他希望当他快要到达于斯塔德的时候雾气会逐渐消散。

他很确定不能再这样继续沉默了，特别是现在已经知道那个男人双手沾满鲜血。

他要告诉儿子，尽管法律的效用在一天天被削弱，但是谢天谢地，现在法律在瑞典还依然适用。他对这件事假装视而不见很长时间了，而现在他没有理由再继续保持沉默了。

他是不会自杀的。

忽然在车灯照射下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他慢慢地踩下了刹车，起初他认为是一只野兔，然后忽然意识到在路上有东西。

他打开了手电筒，在路中间有一把椅子，一个普通的厨房用椅，上面坐着一个人形雕像，脸色发白——或者这是一个打扮得像缝制娃娃的人？

他感到心脏开始剧烈跳动。雾气在车灯的照射下不停回旋，他不可能对着一把椅子和一个雕像大喊，让它们离开，但是他也无法忽略自己的恐惧。他再一次检查了一下后视镜，依然什么都没有，他慢慢地驱车前行，直到距离椅子和雕像不到十米的时候，再次停下。

这个雕像看起来太像一个真人了，不像是匆匆忙忙捏好的模型。“它们是冲着我来。”他想。他用颤抖的手关掉了收音机，侧耳细听，什么都没有，只是雾气弥漫，寂静无声，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让他不知所措的并不是大雾里的这把椅子，也不是让人害怕的雕像，是其他别的事情，是隐藏在这些表象下的其他事情，虽然他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或许是深藏于内心的恐惧。

最后，他松开了安全带并且打开了车门。他非常惊讶外面竟然如此寒冷，他走出车，紧紧地盯着被车灯照亮的椅子和模型，这让他感觉自己现在像是一个演员在已经布置好的舞台上准备开始表演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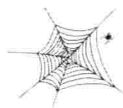
他听到背后有一些杂音，但是他没来得及回头，后脑勺就被重重地敲击了一下。他倒地就已经死了。

那时是晚上9点35分，雾气正在变得更加浓厚。

目 录

PROLOGUE	
楔 子	1
CHAPTER 1	
神探归来	1
CHAPTER 2	
初涉案情	20
CHAPTER 3	
线索重组	42
CHAPTER 4	
谋杀再起	61
CHAPTER 5	
初见端倪	81
CHAPTER 6	
命悬一线	104
CHAPTER 7	
自杀谜团	124
CHAPTER 8	
意外发现	149

CHAPTER 9	
锁定疑犯	166
CHAPTER 10	
直面凶手	186
CHAPTER 11	
黑暗交易	205
CHAPTER 12	
身陷险境	223
CHAPTER 13	
打草惊蛇	241
CHAPTER 14	
停滞不前	258
CHAPTER 15	
一线生机	277
CHAPTER 16	
最后博弈	300
CHAPTER 17	
尘埃落定	320



CHAPTER 1 | 神探归来

寒风不断地从北部吹来。

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一个男人在结冰的寒冷的沙滩上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正在经受着感情上的巨大痛苦。他一直走走停停，并且时不时转过身背对寒风。他就一直站在那，毫无感情地盯着沙滩，把手深深藏在口袋里，然后继续前行。很明显他是漫无目的地游走，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灰暗的暮色中。

一个每天都在这个沙滩上遛狗的老太太开始对这个男人感到不安，她觉得这个人就像是每天从早到晚地在巡逻。他在几周之前突然出现，那个时候正好有很多废物被冲到海滩上。现在是10月下旬，已经是深秋的季节，通常这个时候在沙滩上几乎碰不到什么人，她却经常能遇到这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通常她在沙滩上遇到的人都会热心地跟她打招呼，他却从来不跟她打招呼。起初她认为这个人只是内向，而后觉得他是没有礼貌，最后就变成怀疑他可能是个外国人。渐渐地，老妇人开始觉得这个男人是因为一些巨大的痛苦而忧虑，他在沙滩散步能够帮助他从这种莫名的伤悲中解脱出来。他的步伐凌乱，步履

缓慢，几乎是踌躇不前，有时会忽然间变了一个人一样小跑起来，她确信此时他的手肯定是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头。

一周之后，老妇人认为她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个陌生人是某个地方漂泊到这个岛上的，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克服严重的个人危机，就像是一艘拿着不准确的航海图的船，试图找到一条能通过一个变幻莫测的港湾的路一样。这种危机感肯定就是导致他不说话和不停走路的原因。老妇人每天都向她的丈夫提起这个整天在海滩瞎逛的孤独者。她的丈夫因为风湿病而提前退休了，尽管他的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而且他更喜欢待在家里，但是他以前会经常和老妇人一起遛狗。他认为他妻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他也认为这个陌生男人的行为太反常，所以他给一个在斯科讷做警察的朋友打电话并说明了他和妻子的发现——这个男人很可能畏罪潜逃，也有可能是从这个小镇上的某个精神病医院逃出来的病人。这个警官朋友这么多年来见过太多这种行为怪异的人，所以也就不以为然。这个陌生男子长途跋涉到日德兰只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和和安静，因此他奉劝他的朋友要理智对待这件事，并建议他们不要管这个陌生男人，让他自己独处就好。这片在沙丘和两海交汇处的海滩无疑为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栖身之地。

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老妇人和这名黑衣男子都是擦身而过，如同在夜间碰面的船一样。直到 1993 年 10 月 24 日这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老妇人看来，后来这个陌生男人的消失就与这件事情有关。

那是一个极其古怪的日子，海面上没有一丝海风吹过，雾气笼罩着整个海面和海岸，远处提醒船只注意大雾的号角如同一只走失的看不清前路的怪兽在低吼。所有这些奇怪的气氛都让人屏住了呼吸，忽然间这位老妇人看到这个黑衣男子如同死了一样站住不动了。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人，他和一位比他稍微矮一点，穿着浅色风衣并且戴着礼帽的男人在一起。老妇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现的男人一直在说着和做着一些事情，好像是在劝说这个黑衣男子，而黑衣男子也时不时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来示意他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老妇人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从这个矮个子男人的举止中她能看出这个人很不安。

他们交谈了一会儿便开始沿着河岸散步,然后就这样慢慢地消失在大雾中。

第二天黑衣男子又变为独自一人,五天之后他便消失了。直到11月,老妇人还是每天清晨在岸边遛狗,她希望某天还能偶遇黑衣男子,但是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她从此便再也没有见过黑衣男子。

库尔特·维兰德,作为一名于斯塔德警局的侦探总督察,已经以生病为理由一年多没有参与过任何案件的调查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种无力感彻底控制了他的生活并且影响了他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当他无法继续待在于斯塔德并且有了一些钱之后,他就开始没有目的地旅游,并愚蠢地以为,只要不在斯科讷,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他都会感觉好一点,说不定甚至能重新点燃他对生活的热情。于是他参团去了加勒比,但是在飞机上他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甚至之后在巴巴多斯的那两周他都是不清醒的。他的精神状态就是不断地感到不安,并且有一种完全的疏离感。他走路的时候就躲在棕榈树的影子下,甚至有几天他都没有从酒店的房间里出来过。他无法克服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他需要他人的陪伴。这么多天他就只洗过一次澡,还是因为他在登船时被缰绳绊倒掉到了海里。

某天晚上,他逼迫自己走出酒店,去和其他人厮混一下。当然,他主要还是为了储藏下更多的酒。可是,他被一个妓女引诱了。起初他想赶走妓女,然而不知怎么的,他的这一举动对妓女来说像是一种认可,妓女一直纠缠,最后他终于因为苦痛和自我厌恶而屈服于这个妓女。他和这个妓女一起在一个散发着硫黄臭味的破屋里待了三天。床单散发出潮湿的霉味,并且有蟑螂时不时地爬过他满是汗水的脸,然而他对此事没有很清晰的记忆,他甚至不记得妓女的名字,抑或他压根就没有问过她。他只是把她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而已。可是在妓女榨干了他所有的钱后,两个大胡子的男人就出现了,然后把他扔出了破屋。他回到酒店,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早餐费而付清了房费,最后他终于回到了马尔默机场,却比离开时的状态更加糟糕。

回到于斯塔德之后,经常为他做常规检查的医生禁止他再进行这种荒诞的

旅游,因为他担心维兰德会把自己给喝死。但是两个月之后,差不多是12月初,维兰德再次离开了。他以需要买很多新家具来重新鼓舞精神为理由,从他父亲那里借到了钱。通常他遇到麻烦很少会告诉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和一个比他小并且曾经是他女佣的人结婚很多年了。他刚从父亲的手里拿到钱,便直奔于斯塔德旅行社买了一个三周的泰国游。他在加勒比的酗酒行为再次在泰国上演,庆幸的是,这次在泰国勉强避免了像在加勒比那样的糟糕情况,这多亏了飞机上坐在他旁边的一个退休药剂师,他们住在同一家酒店。他很同情维兰德,当维兰德在早餐开始喝酒并且出现行为异常的时候他便开始管制他。药剂师的干预使得维兰德比计划提前一个星期被遣送回了于斯塔德。在这次旅行中,他再一次屈服于他的自我厌恶,让自己沉溺于温柔乡,随后他在不断担心是否感染艾滋病的恐惧中度过了一个噩梦般的冬天。

直到4月底,他已经10个月没有进行任何工作了,这也确证了他并没有感染任何疾病。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给维兰德带来多大的改变,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医生开始担心他是否应该结束他的警察生涯,他是否确实已经足够健康重新工作,或者他是否已经准备好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提前退休。

那是他第一次去斯科讷,也许说成逃去斯科讷更准确,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努力戒酒了,当然这要多亏了他的女儿琳达。琳达从意大利回到于斯塔德之后,发现他颓废不堪,生活也一片狼藉,于是琳达采取了非常正确的方式:清空了房子里所能看到的所有的酒,并且坚决禁止他的这种酗酒行为。琳达在玛利亚街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周,维兰德也终于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对象。他们一起努力克服腐蚀他心灵的坏想法,到琳达离开的时候,她觉得她也许应该相信维兰德关于戒酒的誓言。在琳达离开以后,维兰德再次孤身一人,但是他已经能面对自己是一个人住在这个空旷公寓里的事实了。不久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在斯科讷有一家并不昂贵的接受租客的家庭旅馆。

很多年以前,在琳达出生不久,他和妻子莫娜在夏天的时候曾经在斯科讷待过几周,那是他生命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尽管那时候他们还很贫穷,只能住在有漏洞的小房子里,但是那时觉得全世界都是他们的。于是他第二天就给

房东打了电话，并预订了一个房间，他将从5月的第一周开始入住。

房东是一个寡妇，祖籍波兰，房东还留给他很多她自己的电器，借给他一辆自行车。每天早晨他都沿着漫无边际的沙滩骑车漫步，他通常拿着一个装有午餐便当的塑料购物袋，一直到很晚才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在这里居住的其他租客要么是老年夫妇，要么就是独来独往的人，整个房子就像图书馆一样安静。一年以来他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并且感觉到他已经放下了酗酒带来的影响。

来到这个家庭公寓的第一天，他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写给他妹妹克里斯蒂娜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克里斯蒂娜经常联系他，关心他的近况，维兰德被她的这种关心深深感动过，却始终没有勇气主动写一封信或是打个电话给克里斯蒂娜。他模糊地记得，在加勒比他整日酩酊大醉的时候似乎曾经给妹妹寄过一张杂乱无章的明信片，他现在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寄过。克里斯蒂娜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希望他当时醉到已经记不清楚地址，或者是忘记在明信片上贴邮票。现在，他在床上坐了整整一晚上给克里斯蒂娜写信，信纸就静静地放在公文包里。他尝试着描述一下去年他杀了人之后^[1]一直缠绕他的那种空虚感、羞愧感和罪恶感，尽管那是不容置疑的自卫行为——就连因为太具有挑衅性而被警察讨厌的记者都没有责备维兰德，但是他依然觉得他将永远不能抹去这种罪恶感，他仅仅希望也许某天他能学会适应。

“我感觉就像我灵魂的某部分被其他东西取代了一样，”他写道，“它现在还是不能听从我的命令，有时候，在我最黑暗的时刻，我特别害怕我的思想再也不能受我的控制，然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第二封信是写给于斯塔德警察局的同事们的，现在他已经在斯科讷邮局的门外，准备把信寄出，尽管他意识到这封信最好的部分都是假象，但还是要把这封信寄出。他非常感谢他们去年夏天一起凑钱送给他一套高保真音响系统，并且希望他们能原谅他没有早一点做这些事，当然，他写得很真诚。在信的结

[1] 在之前的破案过程中，维兰德因自卫杀死一名移民瑞典的犯罪嫌疑人里科夫，并因此陷入自责，无法自拔。

尾处，他写道，他会重新振作起来并且尽快回去工作，然而这些都只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他不会回到警察局工作的。

在斯科讷写的第三封信是寄给贝芭·利帕的^[1]，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每隔一个月都会给她写信，而且贝芭每次都会给他回信。他开始把贝芭当作他的精神支柱。他也一直担心他这样做会让贝芭感到不安，从而导致她不再给他回信，以此来压制维兰德对她的感情。或者至少他自己认为他已经给贝芭带来了不安。毕竟这么久以来，由于他的懒惰与逃避，他以前良好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被破坏了，这开始让他对做任何事都变得不自信。当然他也有短暂的思路清晰的时刻，通常是在海滩散步或是坐在沙丘上的时候，在那里沙丘可以做他的避风港，让他免受海面上吹来的寒风的侵袭，但是他偶尔还是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令人绝望的。几天以前他在里加遇到了贝芭，她一直深爱着她死去的丈夫利帕少校，一个拉脱维亚的警察。那现在，以上帝的名义，她又怎么会突然把自己的感情转移到一个除了本职工作没有其他工作经验的瑞典警察身上呢？即使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也是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但是维兰德很容易就排解掉了这些胡思乱想，这看起来就像他不敢冒险失去他内心深处深知他未曾拥有的东西，那就是贝芭。他对贝芭的幻想，是他最后的防线。他会为此斗争到底，即使这仅仅是一个幻想。

维兰德在这个家庭旅馆里待了十天左右，当回到于斯塔德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尽其所能尽快重新回到斯科讷。7月中旬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了这个家庭旅馆，寡妇房东再一次借给他自行车，这样他又开始了一整天都在海边骑车的生活。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现在海滩上已经全是游客了，他看到他们欢笑、玩耍、嬉戏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影子一样在这些游客中闲逛。就像是在两海交汇处建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而不受任何人的打扰；在这里，他还可以自我巡视并且试图找到一条走出痛苦的救赎之路。他的医生觉察到上一次待在斯科讷一段时间后，

[1] 她是维兰德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办案时爱上的一位当地少妇，她的丈夫利帕少校被害，维兰德冒死破案。